全唐詩話/卷四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三

全唐詩話
卷四
作者：尤袤　宋

卷五

項斯

斯，字子遷，江東人。始未為聞人，因以卷謁楊敬之，楊苦愛之，贈詩云：「幾度見詩詩盡好，及觀標格過於詩。平生不解藏人善，到處逢人說項斯。」未幾，詩達長安，明年擢上第。《蒼梧雲氣詩》云：「何年畫作愁，漠漠便難收。數點山能遠，平鋪水不流。濕連湘竹暮，濃蓋舜墳秋。亦有思鄉客，看來盡白頭。」

滕邁

湖州崔芻言郎中，初為越副戎。宴席中有周德華者，劉采春女，善歌《楊柳枝詞》，所唱七八篇，皆名流之詠。滕邁郎中一首云：「三條陌上拂金羈，萬里橋邊映酒旗。此日令人腸欲斷，不堪將入笛中吹。」雲溪子曰：「杜牧舍人云：『巫娥廟裡低含雨，宋玉堂前斜帶風。』滕郎中又云：『陶令門前　接　，亞夫營裡拂旌旗。』但不言楊柳二字，最為妙也。是以姚合郎中吟《道旁亭子詩》云：『南陌遊人回首去，東林過者杖藜歸。』不稱亭而意見矣。」邁，登元和進士第。

裴思謙

思謙及第後，作紅箋名紙十數，詣平康裡，因宿於裡中。詰旦，賦詩曰：「銀缸斜背解鳴璫，小語偷聲賀〈一作喚。〉玉郎。從此不知蘭麝貴，夜來新染桂枝香。」思謙，開成三年登進士第。

廖有方

有方，元和十年失意遊蜀，至寶雞西界，窆旅逝者，書版記之曰：「餘元和乙未歲落第，西征適此，聞呻吟之聲，潛聽而微忭　也。問其疾苦住止，對曰：『辛勤數舉，未遇知音。』盼睞叩頭，久而復語，惟以殘骸相　，餘不能言。俄而逝。余乃鬻所乘馬於村豪，備棺瘞之，恨不知其姓字。臨岐淒斷，復為詩曰：『嗟君沒世委空囊，幾度勞心翰墨場。半面為君申一慟，不知何處是家鄉。』」明年，李逢吉擢有方及第，唐之義士也。交州人，柳子厚以序送之。

姚合

張籍《寄合詩》云：「病來辭赤縣，案上有丹經。為客燒茶灶，教兒掃竹亭。詩成添舊卷，酒盡臥空瓶。闕下今遺佚，誰占隱士星？」《武功縣閒居》云：「縣去京城遠，為官與隱齊。馬隨山鹿放，雞雜野禽棲。連舍惟藤架，侵階是藥畦。更師嵇叔夜，不擬作書題。」又云：「簿書多不會，薄俸亦難消。醉臥慵開眼，閑行懶擊腰。移花兼蝶至，買石得雲饒。且自心中樂，從他笑寂寥。」方幹《哭姚監》云：「入室幾人成弟子，為儒是處哭先生。」

宋雍

範據云：宋雍初無令譽，及嬰瞽疾，其詩名始彰。盧員外綸作擬僧之詩，僧清江作七夕之詠，劉隨州有眼作無眼之句，宋雍無眼作有眼之詩，詩流以為四背，或云四倒，然詞意悉為佳致。盧公詩云：「願得遠公知姓字，焚香洗缽過餘生。」清江詩曰：「惟愁更漏促，離別在明朝。」劉隨州曰：「細雨濕衣看不見，閑花落地聽無聲。」雍詩曰：「黃鳥不堪愁裡聽，綠楊宜向雨中看。」

段文昌

文昌父鍔，為江陵令。文昌長自渚宮，客游成都，韋南康與奏，釋褐為賓從。後劉辟逐佐外邑，高崇文收蜀，召復舊職，指其椅曰：「此猶不足與君坐。」文昌遽請歸闕，至興元西鵠鳴驛，有異僧能前識，謂文昌曰：「去日既逢梅蕊綻，來時應見杏花開。」至京屢升擢，自相位拜劍南節度，西至鵠鳴，僧已物故，杏花方盛。文昌鎮蜀，有《題武擔寺西台詩》云：「秋天如鏡空，樓閣盡玲瓏。水暗餘霞外，山明落照中。鳥行看漸遠，松韻聽難窮。今日登臨意，多歡笑語同。」

劉郇伯

郇伯與范ガ郎中為詩友。范曾得一句雲「歲盡天涯雨」，久而莫屬。郇伯曰：「何不曰『人生分外愁』。」範甚賞之。〈出《北夢瑣言》。〉

陳彥博

《恩賜魏文貞公諸孫舊第以導直臣》云：「阿衡隨逝水，池館主他人。天意能酬德，雲孫喜庇身。生前由直道，沒後振芳塵。雨露新恩日，芝蘭故里春。勳庸流十代，光彩映諸鄰。共喜升平際，從茲得諫臣。」白居易為翰林學士，奏云：「今日奏宣令撰李師道請收贖魏徵宅，還其子孫，甚合朕心，允其來奏。臣伏以魏徵太宗宰相，盡心輔佐，以致太平，在其子孫，宜加優卹。事關激勸，合出朝廷，師道何人，輒掠此美。伏願明敕有司，特以官錢收贖，使還後嗣，以勸忠臣，則事出皇恩，美歸聖德。」憲宗深然之。其後有司以為詩題試進士。

郭良驥

《自蘇州至望亭驛有作》云：「南浦菰蒲繞白　，東吳黎庶逐黃巾。野棠自發空流水，江燕初歸不見人。遠岫依依如送客，平田渺渺獨傷春。淮中回首長洲苑，烽火年年報虜塵。」觀詩所載，疑李錡叛時事也。

崔嘏

施肩吾與之同年，不睦。嘏舊失一目，以珠代之。施嘲之曰：「二十九人及第，五十七眼看花。」元和十五年也。

唐球

球有詩名，如《臨池洗硯》云：「恰似有龍深處臥，被人驚起黑雲生。」又有「漸寒沙上路，欲暖水邊村」，亦佳句也。球居蜀之味江山，方外之士也。為詩　稿為圓，納之大瓢中。後臥病，投瓢于江曰：「斯文苟不沈沒，得者方知吾苦心爾。」至新渠，有識者曰：「唐山人瓢也。」接得之，十才二三。其《題鄭處士隱居》云：「不信最清曠，及來愁已空。數點石泉雨，一溪霜葉風。業在有山處，道成無事中。酌盡一樽酒，老夫顏亦紅。」《贈行如上人》云：「不知名利苦，念佛老岷峨。衲補雲千片，香焚篆一窠。戀山人事少，憐客道心多。日日齋鐘罷，高懸濾水羅。」《題青城觀》云：「數里緣山不厭難，為尋真訣問黃冠。苔鋪翠點山橋滑，松織香梢古道寒。畫傍綠畦薅嫩玉，夜開紅灶　新丹。孤鐘已斷泉聲在，風動瑤花月滿壇。」

白敏中

敏中詩云：「一詔皇城四海頒，醜戎無數束身還。戍樓吹笛人休戰，牧野嘶風馬自閑。河水九盤收數曲，天山千里鎖諸關。西邊北塞今無事，為報東南夷與蠻。」魏扶詩云：「蕭關新復舊山川，古戍秦原景象鮮。戎虜乞降歸惠化，皇威漸被懾腥膻。穹廬遠戍煙塵滅，神武光揚竹帛傳。左衽盡知歌帝澤，從茲不更備三關。」崔鉉詩云：「邊　垂萬里注恩波，宇宙群方洽凱歌。右地名王爭解辮，遠方戎壘盡投戈。煙塵永息三秋戍，瑞氣遙清九折河。共遇聖明千載運，更觀俗阜與民和。」王起長慶中再主文柄，意欲以第一人處敏中，恨其與賀拔　為友。　有文而落魄，因密令親知述意，俾與　絕。敏中忻然曰：「如所教。」既而　造門，左右紿以敏中他適，　遲留不言而去。俄頃，敏中躍出見　，於是悉以實告。乃曰：「一第何門不致，奈輕負至交。」相與歡醉。或語於起，起曰：「我比只得敏中，今當更取　矣。」遂以第一人處　，而敏中居三焉。

魏扶

扶，登太和四年進士第。大中初，知禮闈，入貢院，題詩云：「梧桐葉落滿庭陰，鎖閉朱門試院深。曾是當年辛苦地，不將今日負初心。」榜出，無名子削為五言詩以譏之。

馬植

同華解最利。元和中，令狐楚鎮三峰。時及秋賦，榜雲特加試五場，莫有至者，惟盧弘

正請試。已試兩場，馬植方下解狀。植將家子，從事竊笑。楚曰：「此未可知。」既而試《登山采珠賦》。略曰：「文豹且異于驪龍，控斯疏矣；白石又殊於老蚌，剖莫得之。」公大服其精，遂奪解元。後弘正自丞郎將判鹺，俄為植所據，復以手劄戲植曰：「昔日華元，已遭毒手，今來鹺務，又中老拳。」植罷安南都護，及除黔南，殊不得意。維舟峽中古寺，寺前有長堤，夜月明甚，見白衣緩步堤上，吟曰：「截竹為筒作笛吹，鳳凰池上鳳凰飛。勞君更向黔南去，即是陶　萬類時。」邀問，則失之矣。後自黔南召入為大理，遷刑部，判鹽鐵，拜相。植，字存之，為李德裕所抑，頗怨望。宣宗立，白敏中當國，凡德裕所不善，悉不次用之，故植遂相。

崔鉉

魏公鉉，元略之子也。為兒時，隨父訪韓晉公　，　指架上鷹令詠焉。吟曰：「天邊心膽架頭身，欲擬飛騰未有因。萬里碧霄終一去，不知誰是解條人？」　曰：「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。」寶曆三年登第，久居廊廟，三擁節麾。宣宗嘗謂侍臣曰：「崔鉉真貴人，裴休真措大。」初，李石鎮江陵，辟為戎倅。一旦告去。既入京華，俄升翰苑。造朝凡三歲，石未離荊渚。崔既秉鈞衡，石馳箋賀之，曰：「早拜光塵，叨承眷與，深蒙異分，屢接清言，幸曾辱於厚恩，俯見循於末契。去載分麾南楚，拜節西秦，思賢方詠於嘉魚，棲止實慚於威鳳。賓筵初啟，曾陪樽俎之歡；將幕未移，已在陶　之下。光生鄰部，喜溢轅門。豈惟九土獲安，斯亦一方多幸。」乃掌記李黯之詞也。鉉，字台碩。相武宗，與李德裕不葉，罷。復相宣宗，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，封魏國公。宣宗於太液亭上賦詩宴餞，有「七載秉鈞調四序」之句，識者莫不榮之。

裴夷直

夷直，字禮卿。文宗時為右拾遺。張克勤以五品官推與其甥，夷直時為禮部員外郎，劾曰：「是開後日賣爵之端。」詔聽，遂著於令。為中書舍人。武宗立，視冊牒不肯書，出刺杭州，斥　州司戶參軍。宣宗初，復拜江華等州刺史，終散騎常侍。夷直《戲唐仁烈詩》云：「自知年紀偏應少，先把屠蘇不讓春。倘更數年逢此日，還應惆悵羨他人。」

楊敬之

敬之，字茂孝。文宗命為祭酒兼太常少卿，是日，二子戎載登科，時號楊家三喜。敬之《華山賦》最為韓愈李德裕所稱，士林一時傳佈。「霜樹烏棲夜，空街雀報明。」〈句。

〉「碧山相倚暮，歸雁一行斜。」〈句。〉

喻鳧

鳧，毗陵人，開成進士也。卒于烏程令。「顏凋明鏡覺，思苦白雲知。」〈句。〉「滄洲迷釣隱，紫閣負僧期。」〈句。〉「酬難塵鬢皓，坐久壁燈青。」〈句。〉「滄洲未歸跡，華髮受恩心。」〈句。〉

楊衡

初隱廬山，有盜其文登第者，衡因詣闕，亦登第。見其人，盛怒曰：「『——鶴聲飛上天』在否？」答曰：「此句知兄最惜，不敢偷。」衡笑曰：「猶可恕也。」「隨雲步入青牛谷，青牛道士留我宿。可憐夜久月明中，惟有壇邊一枝竹。」〈《宿青牛穀》。〉「都無看花意，偶到樹邊來。可憐枝上色，一一為愁開。」〈《題花樹》。〉《哭李象》云：「白雞黃犬不將去，寂寞空餘葬時路。草死花開更幾年，後人知是何人墓？憶君思君獨不眠，夜寒月照青楓樹。」

王彥威

長安舊俗，以不曆台省出領廉車節鎮者，率呼為粗官，大率重內而輕外。今東京皇城乾元門，舊宣武軍鼓角樓也。節度使王彥威有詩刻石在其上，曰：「天兵十萬勇如貔，正是酬恩報國時。汴水波瀾喧鼓角，隋堤楊柳拂旌旗。前驅紅旆關西將，坐間青娥趙國姬。寄語長安舊冠蓋，粗官到底是男兒。」彥威自太常博士出辟使府，至茲鎮，故有是句。後梁氏建國，其石不知所在。薛能亦有《謝寄茶詩》云：「粗官寄與真拋卻，賴有詩情合得嘗。」弘文館舊不置學士，文宗特置一員，以待彥威。為戶部侍郎，邊兵訴所賜不時，縑皆敝惡，貶衛尉卿。俄為忠武節度，徙宣武，卒。

繁知一

樂天除蘇州刺史，自峽沿流赴郡。時秭歸縣繁知一聞居易將過巫山，先於神女祠粉壁大書之，曰：「忠州刺史今才子，行到巫山必有詩。為報高唐神女道，速排雲雨待清詞。」居易睹之悵然，邀知一至，曰：「曆陽劉郎中禹錫三年理白帝，欲作一詩而不能。罷郡經過，悉去千餘詩，但留四詩而已。」沈佺期詩曰：「巫山高不極，合遝狀奇新。暗穀

疑風雨，幽崖若鬼神。月明三峽曙，潮滿九江春。為問陽臺客，應知入夢人。」王無競詩曰：「神女向高唐，巫山下夕陽。徘徊作行雨，婉孌夢荊王。電影江前落，雷聲峽外長。朝雲無處所，台館曉蒼蒼。」皇甫冉詩曰：「巫峽見巴東，迢迢出半空。雲藏神女館，雨到楚王宮。朝暮泉聲落，寒暄樹色同。清猿不可聽，偏在九秋中。」李端詩曰：「巫山十二峰，皆在碧虛中。回合雲藏日，霏微雨帶風。猿聲寒度水，樹色暮連空。悲向高唐去，千秋見楚宮。」居易吟四篇，與繁生同濟，卒不賦詩。

雍裕之

「野酌亂無巡，送君兼送春。明年春色至，莫作未歸人。」〈《春晦送客》。〉裕之，貞元後詩人也。

張祜

《題金山寺》云：「一宿金山頂，微茫水國分。僧歸夜船月，龍出曉堂雲。樹影中流見，鐘聲兩岸聞。因悲在朝市，終日醉醺醺。」《入潼關》云：「都城三百里，雄險此回環。地勢遙尊嶽，河流側讓關。秦皇曾虎視，漢祖昔龍顏。何處梟凶輩，干戈自不閑。」「故國三千里，深宮二十年。一聲《河滿子》，雙淚落君前。」「自倚能歌曲，先皇掌上憐。新聲何處唱，腸斷李延年。」二章，祜所作宮詞也。傳入宮禁，武宗疾篤，目孟才人曰：「我即不諱，爾何為哉？」才人指笙囊泣曰：「請以此就縊。」上惻然。復曰：「妾嘗藝歌，請對上歌一曲，以泄其憤。」上許。乃歌一聲《河滿子》，氣亟立殞。上令醫候之，曰：「脈尚溫而腸已絕。」帝崩，柩重不可舉。或曰：「非俟才人乎？」爰命其櫬，櫬至乃舉。祜為《孟才人》歎，序曰：「才人以誠死，上以誠命，雖古之義激，無以過也。歌曰：『偶因歌態詠嬌　，傳唱宮中十二春。卻為一聲《河滿子》，下泉須吊舊才人。』」《甯哥來》云：「日映宮城霧半開，太真簾下畏人猜。黃翻綽指向西樹，不信甯哥回馬來。」《感王將軍柘枝妓歿》云：「寂寞春風舊柘枝，舞人休唱曲休吹。鴛鴦鈿帶拋何處，孔雀羅衫付阿誰。畫鼓不聞招節拍，錦靴空想挫腰肢。今來坐上偏惆悵，曾是堂前教徹時。」祜長慶中深為令狐楚所知，楚鎮天平，自草薦表，令以詩三百篇隨狀表進。祜至京，屬元稹在內庭，上問之，稹曰：「祜雕　小巧，壯夫不為，或獎激之，恐變陛下風教。」上頷之。由是失意東歸，有「孟浩然身更不疑」之句。

李商隱

楊大年云：「義山詩，陳恕酷愛一絕云：『珠箔輕明覆玉墀，披香新殿鬥腰肢。不須看盡魚龍戲，終遣君王怒偃師。』歎曰：『古人措詞寓意，如此深妙，令人感慨不已。』」大年又曰：「鄧帥錢若水，舉《賈生》兩句云：『可憐半夜虛前席，不問蒼生問鬼神。』錢云：『措意如此，後人何以企及？』」鹿門先生唐彥謙為詩纂，慕玉溪，得其清峭感愴，蓋其一體也，然警絕之句亦多有。義山少遊，投宿逆旅，主人會客，召與坐，不知其為義山也。酒酣，席客賦《木蘭花詩》，義山后就，曰：「洞庭波冷曉侵雲，日日征帆送遠人。幾度木蘭舟上望，不知元是此花身。」坐客覽之大驚，詢之，乃義山也。〈洪邁《萬首唐詩絕句》以《木蘭花詩》屬之陸龜蒙。〉

劉得仁

《題邵公禪院》云：「無事門多掩，陰階竹掃苔。勁風吹雪聚，渴鳥啄冰開。樹向寒山得，人從瀑布來。終朝天目老，攜錫逐雲回。」《悲老宮人》云：「白髮宮娃不解悲，滿頭猶自插花枝。曾緣玉貌君王愛，准擬人看似舊時。」得仁，貴主之子。自開成至大中三朝，昆弟皆曆貴仕，而得仁苦於詩，出入舉場三十年，卒無成。嘗自述曰：「外家雖是帝，當路且無親。」又云：「外族帝王是，中朝親故稀。翻令浮議者，不許九霄飛。」既終，詩人競為詩吊之。「吟苦曉燈暗，露深秋草疏。舊山多夢到，流水送愁餘。」〈句。〉「風定一池星。」〈句。〉《宿宣義裡池亭》云：「暮色繞柯亭，南山幽竹青。夜深斜舫月，風定一池星。島嶼無人跡，菰蒲有鶴翎。此中休便得，何必泛滄溟。」《長信宮》云：「簟涼秋氣初，長信恨何如。拂黛月生指，解鬟雲滿梳。一從悲畫扇，幾度泣前魚。坐聽南宮樂，清風搖翠裾。」

王智興

智興為徐州節度，一日，從事於使院會飲賦詩，智興召護軍俱至，從事屏去翰墨。智興曰：「適聞作詩，何獨見智興而罷？」復以箋陳席上，小吏亦置箋於智興前。於是引毫立成曰：「三十年前老健兒，剛被郎官遣作詩。江南花柳從君詠，塞北煙塵獨我知。」四座驚嗟。監軍謂張祜曰：「如此盛事，豈得無言？」祜乃獻詩曰：「十年受命鎮方隅，孝節忠規兩有餘。誰信將壇嘉政外，李陵章句右軍書。」左右曰：「書生諂辭耳。」智興叱曰：「有人道我惡，汝輩又肯否？張生海內名士，篇什豈易得，天下人聞，且以為王智興樂善矣。」

馬戴

《送客南遊》云：「擬卜何山隱？高秋指岳陽。葦乾雲夢色，橘熟洞庭香。疏雨殘虹影，回雲背雁行。靈均如可問，一為哭清湘。」許棠久困名場，咸通末，戴佐大同軍幕，棠往謁之，一見如舊相識。留連數月，但詩酒而已，未嘗問所欲。一旦，大會賓友，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。棠驚愕，莫知其來。啟緘，即知戴潛遣一介恤其家矣。戴與姚合善，合有詩云：「天府鹿鳴客，幽山秋未歸。吾知方甚善，眾說以為非。隔石聞泉細，和風見鶴飛。新詩此處得，清峭比應稀。」又有《送戴下第客遊詩》云：「昨夜送君處，亦是九衢中。此日殷勤別，前時寂寞同。鳥啼寒食雨，花落暮春風。向晚離人別，筵收樽未空。」戴酬姚合中字韻詩云：「路歧人不見，尚得記心中。日憶瀟湘渚，春生蘭桂叢。鳥啼花半落，客散爵方空。所贈誠難答，冷然一榻風。」

鄭顥

顥，宰相　之孫。登甲科，以起居郎尚主，有器識，宣宗時，恩寵無比。夢中嘗得句云：「石門霧露白，玉殿莓苔青。」續成長韻。此一聯，杜甫集中詩也。大中十年，顥放榜後，謁假覲省於洛，生徒餞長樂驛，俄有紀於屋壁云：「三十騕褭一哄塵，來時不鎖杏園春。楊花滿地如飛雪，應有偷遊曲水人。」舊史云：「顥，　之子，尚宣宗女萬壽公主。因壽昌節上壽回，夢一宮殿，與十數人納涼聯句。既悟，省石門之句十字，怪其不祥。不數日，宣宗弓劍上仙，方悟其事。乃續為十韻云：「間歲流虹節，歸軒出禁扃。奔波流畏景，蕭灑夢殊庭。境象非曾到，崇嚴昔未經。日斜烏斂翼，風動鶴梳翎。異苑人爭集，涼臺筆不停。石門霧露白，玉殿莓苔青。若匪災先兆，何緣思入冥。禦爐虛仗馬，華蓋負雲亭。白日成千古，《金滕》　九齡。小臣哀絕筆，湖上泣青萍。」〈禦爐或作丹墀。〉未幾，顥亦卒。

李群玉

群玉好吹笙，善《急就章》，喜食鵝，及授校書郎東歸，盧肇送詩云：「妙吹應諧鳳，工書定得鵝。」《杜丞相　筵中贈美人》云：「裙拖六幅瀟湘水，鬢聳巫山一朵雲。貌態　應天上有，歌聲豈合世間聞。胸前瑞雪燈斜照，眼底桃花酒半醺。不是相如憐賦客，肯教容易見文君。」群玉解天祿之任，而歸涔陽，經二妃廟，題云：「小孤洲北浦雲邊，二女明妝共儼然。野廟向江春寂寂，古碑無字草芊芊。風回日暮吹芳芷，月落山深哭杜鵑。猶似含　望巡狩，九疑凝黛隔湘川。」又曰：「黃陵廟前春已空，子規啼血滴松風。不知精爽落何處，疑是行雲秋色中。」群玉疑春空遂至秋色，欲易之。恍若有物，告以

二年之兆。時潯陽太守段成式志其事。二年後，果死於洪井。段以詩哭之曰：「曾話黃陵事，今為白日催。老無男女累，誰哭到泉台。」群玉，字文山，澧州人。裴休觀察湖南，厚延至之，及為相，以詩論薦，授校書郎。

溫庭筠

庭筠才思豔麗，工於小賦，每入試，押官韻作賦，凡八叉手而八韻成，時號溫八叉。多為鄰鋪假手，日救數人。而士行玷缺，縉紳薄之。李義山謂曰：「近得一聯句云：『遠比召公，三十六年宰輔。』未得偶句。」溫曰：「何不雲『近同郭令，二十四考中書。』」宣宗嘗賦詩，上句有「金步搖」，未能對。遣求進士對之，庭筠乃以「玉條脫」續，宣宗賞焉。又藥名有「白頭翁」，溫以「蒼耳子」為對，他皆類此。宣皇愛唱《菩薩蠻詞》，丞相令狐　假其新撰密進之，戒令勿泄，而遽言於人，由是疏之。溫亦有言云：「中書堂內坐將軍。」譏相國無學也。宣皇好微行，遇於逆旅，溫不識龍顏，傲然而詰之曰：「公非長史、司馬之流？」帝曰：「非也。」又曰：「得非六參、簿尉之類？」帝曰：「非也。」謫為方城尉。其制詞曰：「孔門以德行為先，文章為末。爾既德行無取，文章何以稱焉？徒負不羈之才，罕有適時之用。」竟流落而死。杜　自西川除淮海，庭筠詣韋曲杜氏林亭，留詩云：「卓氏壚前金線柳，隋家堤畔錦帆風。貪為兩地行霖雨，不見池蓮照水紅。」　公聞之，遺絹千匹。曾于江淮為親表辱之，由是改名。

王起

《和周侍郎見寄》云：「貢院離來二十霜，誰知更忝主文場。楊葉縱能穿舊的，桂枝猶自愛新香。九重每憶同仙禁，六義初吟得夜光。莫道相知不相見，蓮峰之下欲徵黃。」起，字舉之。元和末，為中書舍人。穆宗時，錢徽坐貢舉失實貶，詔起覆核。起建言以所試送宰相閱可否，然後付有司。議者謂起失職。李訓為相，起門生也，引與共政。文宗尚文好古學，時鄭覃以經術進，起以賅博顯。武宗時，自東都召為尚書，判太常卿。帝患選士不得才，特命起典貢舉，凡四舉，士皆知名者，人服其鑒。慈恩寺題名云：「進士題名，自神龍之後，過闕宴後，率皆期集於慈恩塔下題名。故貞元中，劉太真侍郎，試《慈恩寺望杏園花發詩》。會昌三年，贊皇公為上相，其年十一月十九日，敕諫議大夫陳商守本官權知貢舉。後因奏對不稱旨，十二月十七日，宰臣遂奏依前命左僕射兼太常卿王起主文。二十二日，中書覆奏，奉宣旨，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座主，趨附其門，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。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，求貞正之士，所宜行崇風俗，義本君親，然後升於朝廷，必為國器。豈可懷賞拔之私惠，忘教化之根源，自謂門生，遂

成固。所以時風浸壞，臣節何施？樹黨背公，靡不由此。臣等商量，今日已後，進士及第，任一度參見有司，向後不得聚集參謁，有司宅置宴。其曲江大會，朝官及題名局席，並望勒停。緣初獲美名，實皆少雋，既遇春節，難阻良遊，三五人自為宴樂，並無所禁，惟不得聚集同年進士，廣為宴會。仍委御史臺察訪聞奏，謹具如前。」奉敕宜依。於是向之題名，各盡削去。蓋贊皇公不由科第，故設法以排之。洎公失意，悉復舊態。

丁棱

「公心獨立副天心，三轄春闈冠古今。蘭署門生皆入室，蓮峰太守別知音。」同時人皆有繼和。

姚鵠

蒯希逸

希逸，字大隱。希逸詩：「蟾蜍醉裡破，蛺蝶夢中殘。」牛相在揚州嘗稱之。

黃頗

頗為失第後久方第。《摭言》曰：黃頗以洪奧文章，蹉跎者一十三載；劉纂以平漫子弟，汩沒者二十一年；溫岐濫竄於白衣，羅隱負冤於丹桂。由斯言之，可謂命能通性，豈曰性能通命者歟？韓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，頗學愈為文，亦振大名。頗嘗觀盧肇為碑版，則唾之而去。頗，宜春人，與肇同鄉，頗富而肇貧，同日遵路赴舉，郡牧餞頗離亭，肇駐蹇十里以俟。明年，肇以第一名還袁，因競渡即席賦詩云：「向道是龍剛不信，果然奪得錦標歸。」頗字無頗。

鄭畋

馬嵬，太真縊所，題詩者多淒感。鄭畋為鳳翔從事日，題云：「玄宗回馬楊妃死，雲雨雖亡日月新。終是聖朝天子事，景陽宮井又何人。」觀者以為有宰輔之器。懿宗朝，韋保衡路岩忌宰相劉瞻，誣以罪，黜為荊州節度。畋為制詞云：「早以文學，疊中殊科，風棱甚高，恭謹無玷。」又云：「安數畝之居，仍非己有；卻四方之賄，惟恐人知。」韋路大怒，貶畋為梧州刺史，責劉　州司戶，命舍人李庾為詞，深文痛詆，必欲加害。

屬懿宗厭代，僖宗立，蕭仿輔政，舉瞻自代，召歸朝廷。至湖南，庚典是郡，出迎江次牌亭，致酒。瞻唱《竹枝詞》，送庚酒，命庚酬和。庚曰：「不閑音律。」瞻曰：「君應只解為制詞也。」是夕，庚飲鴆而卒。畋，字台文，相僖宗昭宗。為人仁恕，姿采如峙玉。

李匪征

匪征客遊閩越，至循州，冒雨求宿。或指韋氏莊居，韋氏杖履迎賓，年八十餘，自稱曰，野人韋思明。每與李生談論，或詩或史，淹留累夕，匪征善談而不能屈也。論數十家之作，次第至李涉詩，主人酷稱善。匪征遂吟曰：「遠別秦城萬里遊，亂山高下出商州。關門不鎖寒溪水，一夜潺湲送客愁。」「華表千年一鶴歸，丹砂為頂雪為衣。冷冷仙語人聽盡，卻向五雲翻翅飛。」思明復吟二篇曰：「因韓為趙兩游秦，十月冰霜渡孟津。縱使雞鳴見關吏，不知余也是何人。」又曰：「滕王閣上唱《伊州》，二十年前向此遊。半是半非君莫問，西山長在水長流。」李生重詠《贈豪客詩》，韋叟愀然變色曰：「老身弱齡不肖，浪遊江湖，交結奸徒，為不平事。後遇李涉博士，蒙簡一詩，因而跧跡。李公待愚，擬陸士衡之戴若思，中心藏焉。遂隱羅浮，經於一紀。李既雲亡，不復再游秦楚。追惋今昔，或潸然。乃持觴而酹，反袂而歌云：「春雨瀟瀟江上村，綠林豪客夜知聞。相逢不用相回避，世上如今半是君。」乾符己亥歲，范據客於雲川，值匪征，細述其事，雲於韋叟之居，觀李博士手翰雲。匪征後登進士第。按李涉嘗過九江，至皖口，遇盜，問何人，從者曰：「李博士也。」其豪首曰：「若是李涉博士，不用剽奪，久聞詩名，願題一篇足矣。」涉贈一絕云云。

劉威

《游東湖處士園林詩》云：「偶向東湖更向東，數聲雞犬翠微中。遙知楊柳是門處，似隔芙蓉無路通。樵客出來山帶雨，漁舟過去水生風。物情多與閑相稱，所恨求安計不同。」威，會昌時詩人也。

崔郊

郊寓居漢上，有婢端麗，善音律。既貧，鬻婢于連帥，給錢四十一萬，寵眄彌深。郊思慕無已。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，值郊立於柳陰，馬上漣泣，誓若山河。崔生贈之以詩曰：「公子王孫逐後塵，綠珠垂淚滴羅巾。侯門一入深如海，從此蕭郎是路人。」或有嫉郊

者，寫詩於座。公睹詩，令召崔生，左右莫之測也。及見郊，握手曰：「『侯門一入深如海，從此蕭郎是路人。』便是公作耶？」遂命婢同歸。至於幃幌奩匣，悉為增飾之。

來鵬

《清明日與友人游玉粒塘莊詩》云：「幾宿春山逐陸郎，清明時節好煙光。歸穿細荇船頭滑，醉踏殘花屐齒香。風急嶺雲翻迥野，雨餘田水落方塘。不堪吟罷東回首，滿耳蛙聲正夕陽。」《寒食山館書情》云：「獨把一杯山館中，每經時節恨飄蓬。侵階草色連朝雨，滿地梨花昨夜風。蜀魄哭來春寂寞，楚魂吟後月朦朧。分明記得還家夢，徐孺宅前湖水東。」《鄂渚除夜書懷》云：「鸚鵡洲頭夜泊船，此時形影共淒然。難歸故國干戈後，欲告何人雨雪天。箸撥冷灰書悶字，枕陪寒席帶愁眠。自嗟落魄無成事，明日春風又一年。」

杜牧

牧為御史，分務洛陽。時李司徒願罷鎮閒居，聲妓豪侈，洛中名士咸謁之。李高會朝客，以杜持憲，不敢邀致。杜遣座客達意，願與斯會，李不得已邀之。杜獨坐南行，瞪目注視，引滿三卮，問李云：「聞有紫雲者孰是？」李指之。杜凝睇良久，曰：「名不虛得，宜以見惠。」李俯而笑，諸妓亦回首破顏。杜又自飲二爵，朗吟而起曰：「華堂今日綺筵開，誰喚分司御史來。忽發狂言驚滿座，兩行紅粉一時回。」氣意閒逸，旁若無人。牧不拘細行，故詩有「十年一覺揚州夢，贏得青樓薄幸名。」吳武陵以《阿房宮賦》薦于崔郾，遂登第。郾東都放榜，西都過堂，牧詩曰：「東都放榜未花開，三十三人走馬回。秦地少年多釀酒，即將春色入關來。」「青山隱隱水遙遙，秋盡江南草未凋。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學吹簫？」〈《寄揚州韓綽判官》。〉

許渾

《金陵懷古》云：「《玉樹》歌殘王氣終，景陽兵合戍樓空。松楸遠近千官塚，禾黍高低六代宮。石燕拂雲晴亦雨，江豚吹浪夜還風。英雄一去豪華盡，唯有青山似洛中。」《登故洛陽城》云：「禾黍離離半野蒿，昔人城此豈知勞。水聲東去市朝變，山勢北來宮殿高。鴉噪暮雲歸古堞，雁迷寒雨下空壕。可憐緱嶺登仙子，猶自吹笙醉碧桃。」又《初春雨中舟次和橫江裴使君見迎李趙二秀才同來因書四韻》：「芳草渡頭微雨時，萬株楊柳拂波垂。蒲根水暖雁初下，梅逕香寒蜂未知。詞客倚風吹暗淡，使君回馬濕旌旗。

江南仲蔚多情調，悵望春陰幾首詩。」渾，潤州人，字用晦，圉師之後。大中三年，任監察御史，以疾乞東歸，終郢睦二州刺史。「水聲東去市朝變，山勢北來宮殿高。」〈句。〉「何郎翠鳳雙飛去，三十六宮聞玉蕭。」〈句。〉「經年未葬家人散，昨日因齋故吏來。」〈句。〉「垂釣有深意，望山多遠情。」〈句。〉

雍陶

《詠雙白鷺》云：「雙鷺應憐水滿池，風飄不動頂絲垂。立當青草人先見，行旁白蓮魚未知。一足獨拳寒雨裡，數聲相叫早秋時。林塘得爾須增價，況與詩家物色宜。」陶，蜀川人也。上第後，稍薄親黨。其舅雲安劉敬之，罷舉歸三峽，責陶不寄書，曰：「山近衡陽雖少雁，水連巴蜀豈無魚？」陶得詩愧赧，乃有狐首之思。後為簡州牧，自比謝宣城柳吳興，賓至則折之，闍者亦怠，投贄者稀得見。有馮道明下第，請謁，雲與員外故舊。闍者以道明言啟之。及引進，陶詢曰：「與公昧平生，何雲相識？」道明云：「誦員外之詩，仰員外之德，詩集中日得相見，何隔平生也，遂吟曰：『立當青草人先見，行傍白蓮魚未知。』又曰：『江聲秋入寺，雨氣夜侵樓。』又曰：『閉門客到常疑病，滿院花開不似貧。』」陶聞吟，欣狎，待道明如曩昔之友。君子以雍君矜誇而好媚，馮子匪藝而求知。陶，字國鈞。大中八年，自國子《毛詩》博士出刺簡州。《天津橋春望》云：「津橋春水浸紅霞，煙柳風絲拂岸斜。翠輦不來宮殿閉，金鶯銜出上陽花。」

李遠

《失鶴詩》云：「秋風吹卻九皋禽，一片閑雲萬里心。碧落有情應悵望，青天無路可追尋。來時白雲翎猶短，去日丹砂頂漸深。華表柱頭留語後，更無消息到如今。」《贈寫御容李長史》云：「玉座塵消硯水清，龍髯不動彩毫輕。初分龍准山河秀，乍點重瞳日月明。宮女捲簾皆暗認，侍臣開殿盡遙驚。三朝供奉無人敵，始覺僧繇浪得名。」遠，字求古。大中時為建州刺史。

趙嘏

《長安秋望》云：「雲物淒涼拂曙流，漢家宮闕動高秋。殘星幾點雁橫塞，長笛一聲人倚樓。紫豔半開籬菊靜，紅衣落盡渚蓮愁。鱸魚正美不歸去，空戴南冠學楚囚。」嘏曾有詩曰：「早晚粗酬身事了，水邊歸去一閒人。」果卒于渭南尉。嘏嘗家於浙西，有美姬，惑之。洎計偕，會中元鶴林之游，浙帥窺其姬，遂奄有之。明年，嘏及第，因以一

絕箴之，曰：「寂寞堂前日又曛，陽臺去作不歸雲。當時聞說沙吒利，今日青蛾屬使君。」浙帥不自安，遣一介歸之。嘏方出關，逢於橫水驛，姬抱嘏慟哭而卒，葬於橫水之陽。嘏，字承祐。「一千里色中秋月，十萬軍聲半夜潮。」〈《錢塘》。〉

韋承貽

承貽，字貽之。咸通八年登第。《省試夜潛紀長句於都堂西南隅》云：「褒衣博帶滿塵埃，獨向都堂納卷回。蓬巷幾時聞吉語，棘籬何日免重來？三條燭盡鐘初動，九轉丹成鼎未開。殘月漸低人擾擾，不知誰是謫仙才。」又云：「白蓮千雜照廊明，一片　平雅頌聲。報道第三條燭盡，南宮風月寫難成。」

段成式

成式紀云：「武宗癸亥三年夏，余與張君希復善繼同官秘書，鄭君符夢復連職仙署。會暇日遊大興善寺，因問《兩京新記》及《遊目記》，多所遺略。乃約一旬尋兩街寺，以街東興善為首，二記所不具，則別錄之。游及慈恩，初知官將並寺，僧眾草草，乃泛問一二上人及記塔下畫跡，遊於此遂絕。後三年，余職於京洛，及刺安成，至大中七年歸京，在外一甲周，所留書籍，扌前壞居半，於故簡中睹與二亡友游寺，瀝血淚交。當時造適樂事，邈不可追，復方刊整，才足續穿蠹，然十亡五六矣。靖恭坊大興善寺東廊之南，素和尚院，庭有紫桐四株，素之手植。元和中，卿相多遊此院。桐至夏有汗，汙人衣如輾脂，不可浣。昭國東門鄭相嘗與丞郎數人避暑，惡其汗，謂素曰：「弟子為和尚伐此木，各植一松也。」及暮，素戲祝曰：「木，我種汝二十餘年，汝以汗為人所惡，來歲若復有汗，我必薪汝。」自是無汗。寶曆末，餘見說已十五六年無汗矣。素公不出院，轉《法華經》三萬七千部，夜常有貉子聽經。齋時，烏鵲就掌取食。長慶初，庭前牡丹一朵合歡，有僧玄幽題此院詩，警句云：「三萬《蓮經》三十春，半生不踏院門塵。」長樂坊安國寺紅樓，睿宗在藩時舞榭。東禪院亦曰木塔院，院門西北廊五壁，吳道子弟子釋思道畫釋梵八部，不施彩色，尚有典刑。常樂坊趙景公寺，隋開皇三年置，本曰弘善寺，十八年改焉。南中三門裡東壁上，吳道玄白畫地獄變，筆力勁怒，變狀陰怪，睹之不覺毛戴，吳畫中得意處。三階院西廊下，范長壽畫西方變，及十六觀寶池，尤妙絕，諦視之，覺水入浮壁。院門上白畫樹石，頗似閻立德。余攜立德行天祠粉本驗之。西中三門裡門南，吳生畫龍及刷天王須，筆跡如鐵。有執爐天女，竊眸欲語。辭：《吳畫聯句》：「慘澹十堵內，吳生縱狂跡。風雲將逼人，鬼神如脫壁。〈柯。〉其中龍最怪，張甲方汗栗。黑夜　　時，安知不霹靂。〈繼。〉此際忽仙子，獵獵衣舄奕。妙瞬

乍疑生，參差奪人魄。〈夢。〉往往乘猛虎，沖梁聳奇石。蒼峭束高泉，角睞警欹側。〈柯。〉冥獄不可視，毛戴腋流液。苟能水成河，那更沈火宅？〈　上人。」〉通政坊寶應寺。韓幹，藍田人。少時常為酒家送酒。王右丞兄弟未遇，每貰酒漫遊，幹嘗徵債於王家，戲畫地為人馬。右丞精思丹青，奇其意趣，乃歲與錢二萬，令學畫十餘年。今寺中釋梵天女，悉齊公妓小小等寫真也。寺有韓幹下生幀彌勒，衣紫袈裟。右邊仰面菩薩及二獅子尤入神。又有舊鐵石及齊公所喪一歲子，漆子如羅　羅，每盆供日出之。寺中彌勒殿，齊公寢堂也。東廊北面，楊岫之畫鬼神，齊公嫌其筆跡不工，故止一堵。平康坊菩薩寺，佛殿東西障日及諸柱上圖畫，是東廊跡，舊鄭法士畫。開元中，因屋壞，移入大佛殿內槽北壁。食堂前東壁上，吳道玄畫《智度論》，色偈、變偈是吳自題，筆跡遒勁，如磔鬼神毛髮。次堵畫禮佛仙人，天衣飛揚，滿壁風動。佛殿內槽後壁，吳道玄畫消災經事，樹石古險。元和中，上欲令移之，慮其摧壞，乃下詔擇畫手寫進。佛殿內槽東壁，維摩變，舍利弗角膝而轉睞。元和末，俗講僧文淑裝之，筆跡盡矣。故興元鄭公尚書題北壁僧院詩曰：「但慮彩色汙，無虞臂胛肥。」寘寺碑陰，雕飾奇巧，相傳鄭法士所起樣也。初，會覺上人以施利起宅十餘畝，工畢，釀酒百石，列瓶甕於兩廡下，引吳道玄觀之，因謂曰：「檀越為我畫，以是賞之。」吳生嗜酒，且利其多，忻然而許。餘以蹤跡似不及景公寺畫中三門內東門塑神，善繼云：「是吳生弟子王耐兒之手也」。翊善坊保壽寺，本高力士宅，天寶九載，舍為寺。初鑄鐘成，力士設齋慶之，舉朝畢至，一擊百千。有規其意，連擊二十杵。經藏閣規創危巧，二塔火珠，受十餘斛。河陽從事李涿，性好奇古，與僧智增善，嘗俱至此寺，觀庫中舊物。忽於破甕中得物如被，幅裂汙坌，觸而塵起。涿徐視之，乃畫也。乃以州縣圖三及縑三十獲之，令家人裝治之，大十餘幅。訪於常侍柳公權，方知張萱所畫《石橋圖》也。玄宗賜力士，因留寺中，後為鬻畫人宗牧言於左軍，尋有小使領軍卒數十人至宅，宣敕取之，即日進入。先帝好古，見之大悅，命張於雲韶院。寺有先天菩薩幀，本起成都妙積寺。開元初，有尼魏八師者，常念《大悲咒》。雙流縣百姓劉乙名意兒，年十一，自欲事魏尼，尼遣之不去，常奧室立禪。嘗白魏雲，先天菩薩見身此地，遂篩灰於庭。一夕，有巨跡數尺，輪理成就。因謁畫工，隨意設色，悉不如意。有僧楊法成，自言能畫，意兒常合掌仰祝，然後指授之。以近十稔，工方就。後塑先天菩薩。凡二百四十首，首如塔勢，分臂如意蔓其榜子。有一百四十日鳥樹，一鳳四翅，水肚樹。所題深怪，不可祥悉。幌軒凡十五卷。柳七師者，崔寧之甥，分三卷往上都流行。時魏奉古為長史，進之。後因四月八日賜高力士。今成都者，是其次本。崇仁坊資聖寺，淨土院門外，相傳吳生一夕秉燭醉畫，就中戟手，視之惡駭。院門裡盧楞伽畫。盧常學吳勢，吳亦授以手訣，乃畫總持三門寺，方半，吳大賞之。謂人曰：「楞伽不得心訣，用思太苦，其能久乎？」畫畢而卒。中門窗間，吳畫高僧，韋述贊，李嚴書。中三門外兩面上層，不知何人畫，人物頗類閻令。寺西廊北隅，

楊坦畫，近塔天女，明睇將瞬。團塔院北堂，有鐵觀音，長三丈餘。觀音院兩廊四十二賢聖，韓幹畫，元中書載贊。東廊北頭散馬，不意見者，如將嘶踶。聖僧中龍樹商那和修，絕妙。團塔上菩薩，李真畫。四面花鳥邊鶩畫。藥師菩薩頂上，菭葵尤佳。塔中藏千部《妙法蓮華經》。成式，字柯古，文昌之子。博學強記，多奇篇秘笈。常於私第鑿池，得片鐵，命周尺量之，笑而不言。寘之密室，時窺之，則有金書小字，報十二時也，其博物類此。終太常少卿。《酉陽雜俎》云：一夕，余坐客以遞送聯句為煩，乃命工取細斑竹，以白金　　首，如茶挾，次遞聯名之。余在城時，常與客聯句，初無虛日，小酌求押，或窮韻相角，或押惡韻，或煎茗一碗，為八韻詩，謂之雜聯。若志於不朽，則汰揀穩韻，無所得輒已，謂之苦聯。聯共押平聲好韻不僻者，出於竹簡，謂之韻牒。出城悉攜行，坐客句挾韻牒之語，必為好事者所傳矣。因說故相牛公揚州賞秀才蒯希逸詩云：「蟾蜍醉裡破，蛺蝶夢中殘。」每坐吟之。余因請坐客各吟近日為詩者佳句，有吟賈島「舊國別多日，故人無少年。」馬戴「犬爰啼洞庭樹，人在木蘭舟」。又「骨消金鏃在」。有吟僧無可「河來當塞斷，〈一曰盡。〉」山〈一曰岸。〉遠與沙平」。又「開門落葉深」。有吟張祜「河流側讓關」。〈一曰山。〉又「泉聲到池盡」。有吟僧靈准詩「晴看漢水廣，秋覺峴山高」。有吟朱景玄「塞鴻先秋去，邊草入夏生」。余吟上都僧元礎「寺隔殘潮去」，又「采藥過泉聲」，又「林塘秋半宿，風雨夜深秋」。余識蜀中客龐季子，每云：「寒雲生易滿，秋草長難高。」

韋蟾

蟾廉問鄂州，罷，賓僚祖餞，蟾曾書《文選》句云：「悲莫悲兮生別離，登山臨水送將歸。」以箋毫授賓從，請續其句。逡巡，有妓泫然起曰：「某不才，不敢染翰，欲口占兩句。」韋大驚異，令隨念，云：「武昌無限新栽柳，不見楊花撲面飛。」坐客無不嘉歎。韋令唱作《楊柳枝詞》。蟾，字隱桂，下杜人。大中七年進士登第，初為徐商掌書記，終尚書左丞。《贈商山僧》云：「商嶺東西路欲分，兩間茅屋一溪雲。師言耳重知師意，人是人非不欲聞。」

李敬方

《天臺閑望》云：「天臺十二旬，一片雨中春。林果垂秋盡，山苗半夏新。陽烏曉展翅，陰魄夜飛輪。坐冀無雲物，分明見北辰。」《勸酒》云：「不向花前醉，花應解笑人。只憂連夜雨，又過一年春。」《汴河直進船》云：「汴水通淮利最多，生人為害亦相和。東南四十三州地，取盡脂膏是此河。」敬方，字中虔，登長慶進士第。太和中，為歙州

刺史。大中時，顧陶集《唐詩類選》，云：「李歙州敬方，才力周備，興比之間，獨與前輩相近。家集三百首，簡擇律韻八篇而已。雖前後　絕，或畏多言，而典刑具存，非敢避棄。」

李郢

《奉陪裴相公重陽日游安樂池亭》云：「絳霄輕靄翊三台，嵇阮情懷管樂才。蓮沼昔為王儉府，菊籬今作孟嘉杯。甯知北闕元勳在，〈漢賜蕭何等北闕大第。〉卻引東山舊客來。自笑吐茵還酩酊，日斜空從錦衣回。」《贈羽林將軍》云：「虬髯憔悴羽林郎，曾入甘泉侍武皇。雕沒夜雲知御苑，馬隨仙仗識天香。五湖歸去孤舟月，六國平來兩鬢霜。惟有桓伊江上笛，臥吹三弄送殘陽。」郢，字楚望，大中進士，終於御史。杜牧之《湖南正初招郢》云：「行樂及時時已晚，對酒當歌歌不成。千里暮雲重疊翠，一溪寒水淺深情。高人以飲為忙事，浮世除詩盡強名。看著白　芽欲吐，雪舟相訪勝閑行。」

李洞

《上崇賢曹郎中》云：「閑坊宅枕穿宮水，聽水分衾盡蜀僧。藥杵聲中搗殘夢，茶鐺影裡煮孤燈。刑曹樹映千年井，華岳樓開萬里冰。詩句變風官漸緊，夜濤春盡海邊藤。」洞，唐諸王孫也，嘗遊西川，慕賈浪仙為詩，鑄銅像其儀，事之如神。洞為《終南山詩》二十韻，句有「殘陽高照蜀，敗葉遠浮涇」。復曰：「　竹煙嵐凍，偷湫雨雹腥。遠平丹鳳闕，冷射五侯廳。」《贈司空侍郎》云：「馬饑餐落葉，鶴病曬殘陽。」又曰：「卷箔清溪月，敲松紫閣書。」又送僧云：「越講迎騎象，蕃齋懺射雕。」《上高僕射》曰：「征南破虜漢功臣，提劍歸來萬里身。閑倚淩煙金柱看，形容消瘦老於真。」復曰：「藥杵聲中搗殘夢，茶鐺影裡煮孤燈。」《送人歸東南》云：「島嶼分諸國，星河共一天。」時人但誚其僻澀，而不能貴其奇峭，惟吳子華深知之。子華才力浩大，八面受敵，以韻著稱，遊刃頗攻《騷雅》。嘗以百篇示洞。洞曰：「大兄所示百篇中，有一聯絕唱，《西昌新亭》曰：『暖漾魚遺子，晴游鹿引は。』」子華不怨所鄙，而喜所許。洞三榜，裴公第二榜，《策夜簾前獻詩》云：「公道此時如不得，昭陵慟哭一生休。」尋卒蜀中。裴公無子，人謂屈洞所致，裴公，贊也。洞慕賈島，鑄其像頂戴，常念賈島佛。《送僧遊南海》云：「春往海南邊，秋聞半路蟬。鯨吞洗缽水，犀觸點燈船。島嶼分諸國，星河共一天。長空卻歸日，松偃舊房前。」

長孫翱

長孫翱朱慶餘各有《宮詞》。翱詞曰：「一道甘泉接禦溝，上皇行處不曾秋。誰言水是無情物，也到宮前咽不流。」朱詞曰：「寂寂花時閉院門，美人相對泣瓊軒。含情欲說宮中事，鸚鵡前頭不敢言。」

崔櫓

《華清宮詩》云：「銀河漾漾月輝輝，樓礙星邊織女機。橫玉叫雲清似水，滿空霜逐一聲飛。」「門橫金鎖悄無人，落日秋聲渭水濱。紅葉下山寒寂寂，濕雲如夢雨如塵。」《岸梅》云：「含情含怨一枝枝，斜壓漁家短短籬。惹袖尚餘香半日，向人如訴雨多時。初開偏稱雕梁畫，未落先愁玉笛吹。行客見來無去意，解帆煙浦為題詩。」

高蟾

鄭穀贈詩云：「張生故國三千里，知者惟應杜紫微。君有君恩秋後葉，可能更羨謝玄暉。」蓋蟾有《宮詞》云：「君恩秋後葉，日日向人疏。」蟾《初落第詩》云：「天上碧桃和露種，日邊紅杏倚雲栽。芙蓉生在秋江上，莫向春風怨未開。」胡曾亦有《下第詩》云：「翰苑何時休嫁女，文昌早晚罷生兒。上林新桂年年發，不許平人折一枝。」時謂蟾無躁競心，後登第，乾符中為中丞。